

巴中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

(2024 年度)

项 目 类 别 一般项目

立 项 编 号 BZ24YB093

学 科 分 类 管理学

课 题 名 称 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研究

项 目 负 责 人 贺立华

项 目 参 与 人 谭雄峰, 杨凡, 岳秀华, 张通

负责人所在单位 平昌中学实验学校

联 系 电 话 18282143495

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 制

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研究

本课题为2024年4月巴中市社会科学界联合会批准立项的2024年度巴中市社科规划课题，编号BZ24YB093。由平昌中学实验学校贺立华主持，其他主要成员有谭雄峰，杨凡，岳秀华，张通。

一、研究背景与价值

（一）研究背景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乡村发展的复杂性、艰巨性、紧迫性。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创新与发展显得尤为关键，其中文化治理的数字化更是成为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2024年3月14日，中央网信办、农业乡村部等多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开展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通知》，不仅是对数字乡村建设工作的进一步推进，更是对乡村数字化治理实践的积极探索。这一通知的印发，为课题研究提供了重要的政策依据和实践指导，使得研究更具针对性和实效性。

《中国数字乡村发展报告（2022年）》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8月，全国已建成运行2585个县级融媒体中心，共开办广播频道1443套、电视频道1682套。2021和2022年，中央财政为中西部脱贫县建设“公共文化云基层智能服务端”，鼓励公共图书馆通过APP、小程序、微信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提供移动图书馆服务。同时，“村晚”“村BA”等乡村文化展示活动亮相网络，以《山海情》《幸福到万家》《美美乡村》等乡村治理主题影片也在银幕上熠熠生辉。

数字化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文化治理格局，也带来思维方式的彻底变化。互联网等新媒体弥补城乡之间数字鸿沟，提供了乡村文化治理的新形态、新方式，新路径。《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研究》这一课题，正是基于这样的时代背景和政策导向，旨在深入探讨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径、新模式和新机制。课题研究将结合第二批国家数字乡村试点工作的实践经验，对乡村文化治理的现状、问题与挑战进行全面分析，提出针对性的创新建议和发展建议。

作为秦巴山片区三大中心城市之一，巴中市东邻达州，南接南充，西抵广元，北接陕西汉中，辖三县两区，188个乡(镇)，幅员1.23万平方公里，总人口近400万，其中农业人口329万人¹，是一个典型的农业大市。在公共文化服务方面，截至2023年，巴中市有6个公共图书馆，191个文化馆（站），5.87万平方米的群众文化设施。全市有4座广播电视台，6个融媒体中心。同时，巴中市文化旅游资源丰富，截至2023年，有18个博物馆，7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96处省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有2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19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²本课题的研究将为巴中市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提供理论和实践层面的指导。

（二）研究价值

1.理论价值

（1）为服务乡村文化发展提供理论支撑

理论研究是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研究的基础，本研究以新世纪以来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创新为研究对象，深入剖析了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新特征和新需求。同时，该课题还融合了科技、艺术、实用设计等众多元素的新媒体艺术领域研究，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全新的视角和表达方式。通过数字技术的创新应用，乡村文化的呈现

¹ 巴中现代农业现状调研报告，

<https://www.wenmi.ren/article/showArticle.asp?articleID=147405>

² 巴中市人民政府.文化发展情况，<https://www.cnbz.gov.cn/zjbz/bz/gk/13342691.html>

方式得以更新,使乡村文化的独特魅力和深厚内涵得以更广泛、更深入地传播。这种跨界融合的研究方法,不仅充实了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内涵,也为乡村文化治理实践提供了全新的思路 and 工具。

(2) 构建乡村传媒艺术治理方案,探索内在规律和发展趋势

本研究坚持需求导向,深入开展细致的调查与研究工作。通过此举,我们努力探究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发展与传承之间的理论逻辑和现实逻辑,从而为我国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的多样化发展提供深刻的认识 and 有效的应用策略。我们力求建构起适应我国国情的乡村文化治理模式与系统,并系统地梳理乡村文化治理的各种模式、路径及其系统创新的脉络。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工作提供有力的理论支撑 and 实践指导,从而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发展,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2. 应用价值

(1) 为传媒艺术视域下乡村文化治理提供方案与实施路径

在乡村治理背景下,聚焦“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内在驱动力”基本问题研究,探索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理论意义、现实价值及其政策优化路径,不仅对于推进传媒政策创新和传播技术创新具有重要意义,更对于促进乡村、群众的协调发展,地方、国家的彼此助力,社会、文化的全面进步具有深远的实践价值。

(2) 在对乡村传媒发展人才支撑、人才培养现状反思基础上促进政策创新

传媒艺术的发展与创新,以及其政策的不断优化,对于契合乡村治理战略、高效传播乡村文化、大力推进乡村传媒事业的蓬勃发展,以及实现艺术乡建的内涵式发展,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乡村传媒产业的健康发展与其人才环境紧密相连,一个充满活力和创新力的乡村文化产业,离不开强有力的智力支撑和人才保障。因此,在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的大背景下,我们需要深刻反思和批判我国乡村传媒艺术发展所面临的问题和挑战。这些问题可能包括传媒资源分配不均、人才流失严重、创新动力不足、政策支持不够精准等。只有正视这些问题,我们才能有针对性地提出切实可行的政策创新和人才创新策略。

二、研究目标与内容

(一) 研究目标

本研究针对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的核心议题,旨在通过综合运用理论分析、实证研究等多种研究方法,深入剖析数字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特征与任务。本课题运用政策分析,系统梳理相关政策文件,揭示政策导向与乡村文化治理之间的内在联系;通过问卷调查,广泛收集乡村居民、文化工作者等各方意见,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现状与需求;在此基础上,本课题深入挖掘数字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独特特征与内在规律,从群众、社会、国家、文化等多个维度,全面审视文化治理在乡村的组织形式、实施方式等方面存在的问题与挑战。

同时,本课题研究数字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发展状况,探索路径创新的可行方案,提出切实可行的助力乡村文化治理的举措。通过这些研究,我们期望能够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强有力的理论支持和实践助力,推动乡村文化的发展繁荣,促进乡村社会的全面进步。通过文本研究和数据分析,总结数字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治理政策的效果与经验,通过案例分析,实证研究数字时代文化治理的现状、矛盾与问题,为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探索创新路径。

(二) 研究内容

本课题的研究对象主要是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主要研究数字时代我国乡村文化治理及其政策的现状、经验、特征、问题及其措施改进等问题。国家层面,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 2035 年远景目标纲要》的总体框架下,国家政策要与时俱进,不断优化,使之更具有统领性、系统性、前瞻性和针对性。地方层面,各地乡村要读懂读透政策,切实全面发展,加强学习国家的政策方针,制定方案前先领会要

义,努力找到自身文化发展的关键突破口。数字时代的乡村,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单元,乡村文化在动态的乡村共同体单元中呈现出多元、独特、复杂的个性。所呈现的艺术个性与乡村文化彼此互动匹配,以动态化的传播视角影响着乡村文化发展,并使其继续向乡村文化治理纵深发展。

三、研究过程与措施

(一) 研究过程

本研究依循“文献梳理—实证调查—内容分析—活动设计—反思调整”的途径逐步推进,为落实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该课题在实践中还探索了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治理现状以及影响因素,并找到了以传统文化为支点,帮助大众调整精神意识、个性气质、情感方式、行为准则并进行数字化生产、传播和接受等诸多表现的实践策略。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种乡村治理方式,它不仅是一门学科,也是一种艺术,还是一个实践。随着媒介技术在乡村传播的兴起与发展,人们对乡村题材、农民题材的媒介文化产品需求也不断增加。今天的大众媒介日益多元化、综合化,人们获取信息来源更加丰富,对各种信息的需求更加多样。在这个新媒体环境下,各种不同形式和表现形式都出现了,对文化治理进行实时反思才是实现乡村文化振兴的不竭动力。

(二) 研究方法

1.行动研究法:以负责人为核心,带动课题组成员进行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模式研究,对颇受中学师生热衷的乡村文化传承进行参与、指导和评价,通过形式与内容的创新不断为乡村文化治理注入全新活力。

2.案例分析法:组织课题组成员,利用课题调研活动时间积极开展典型特色案例的调查与分析活动,并将分析成果形成资料,使得研究者角色由“静态被动”向“动态主动”转变,共同创造数字技术与乡村文化治理的共生过程。

3.调查研究法:运用现场走访、问卷调查等方法对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现状进行调查研究,并在分析过程中对实施情况进行定期和不定期的调查回访,及时总结成果与经验、发现问题与困难,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意见和建议。

4.文本研究法:通过检索和分析政府门户网站等相关政策文本,对乡村文化治理效果进行针对性的分析。使得乡村文化治理在数字时代,不仅具有社会治理的特征,更因其传播的及时性、广泛性、深入性等特点,使文化接受者有一种想象与认同的“共同体”。

(三) 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2024.01-2023.02,收集和整理有关数字乡村建设、乡村文化治理的文献、政策,形成调研问卷和访谈提纲;

第二阶段:2023.03-2024.04,对城镇和乡村群众进行问卷调查,了解乡村文化治理现状及问题;

第三阶段:2024.04-2024.06,对不同地区、不同发展类型的乡村进行走访,并对村领导、部分村民进行深度访谈;

第四阶段:2024.06-2024.08,访谈案例分析形成数据库;

第五阶段:2024.08-2025.10,研究总结、输出调研报告。

四、研究重点与成果

(一) 研究重点

1.通过对数字时代、社会治理等源问题的追溯,思考如何将二者有效地结合,并对研究对象做出内涵和外延的界定,在数字乡村建设的浪潮中如何进行有针对性地创新文化治理路径,研究其个性和共性,通过详细的文献阅读,梳理乡村文化治理的历史脉络。

2.由于乡村文化治理及其政策涉及政治因素、经济因素、社会因素、地域因素、个人因素等多个要素,其经验特征很难进行准确描述,因此要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基本路径与主要

模式，阐释数字时代背景下乡村文化治理的成效、经验与矛盾、探索新时期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动力系统及机制创新。

3.通过实地调查、问卷调查和访谈研究不同乡村，其实际数字技术应用、成就与经验存在差异，在样本的选择上如何能反映普遍问题，了解乡村文化治理的实际需求，掌握文化治理效果，同时其所涉及到的核心要素种类较多，需要整合乡村文化治理的多核心要素并获取真实可靠的元数据。

（二）研究成果

1.研究现状

通过文献梳理，课题组发现，当前乡村文化治理研究包括数字乡村战略、数字乡村治理、文化治理发展等方面，并呈现缺乏深入研究、特征研究不足、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缺乏等问题。

（1）数字乡村战略研究

张晓林（2024）在《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赋能乡村流通创新发展机理与路径》一文中提到，“数字技术以其重塑传统流通模式、催生流通新业态、整合生产流通产业链，赋能乡村商贸流通。乡村商贸流通也为数字技术应用深耕，释放“数字红利”提供了重要机遇和场景。”沈锦浩（2022）指出，繁荣乡村网络文化、深化乡村惠民服务、建设智慧绿色乡村和推动乡村数字治理、发展乡村数字经济，是数字乡村战略的核心内容。在具体落实时应注意避免盲目发展乡村电商、抛弃传统服务方式、将数字乡村建设等同于数字政府建设、只重视硬件设施建设，以及缺少部门协同联动、轻视人才队伍建设等误区。杨佳锋、杨嵘均（2022）研究认为，在新乡村建设中，发掘数字化在促进农业全面升级、乡村全面进步、农民全面发展等方面的巨大潜力是实施数字乡村战略的政策目标。但在实践中仍面临着一系列政策梗阻，因此他建议要运用好政府间纵向上的上下层级联动扩散与横向上的同级学习竞争扩散两大路径。吕普生（2020）认为，阻碍城乡融合进程的一大因素是城乡之间正在扩大的数字鸿沟。乡村居民在信息生产的可能性、信息接入的可及性、信息支付的可担性和信息使用的知能性等四个维度上处于劣势。如果得不到有效弥合，城乡数字鸿沟将在农业的数字化转型、乡村的社会建设等领域带来一系列问题。

（2）数字乡村治理研究

胡卫卫、李一凡（2024）指出，目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窗口期，伴随着智能技术的普及和应用，数字要素已成为乡村韧性治理的有效载体，成为缩小城乡风险治理差距、加速现代乡村风险治理体系建构的重要面向。武小龙（2022）以政策成长周期为依据，重点从“如何定位、展开、进行、落地、维持五大层面建构了数字乡村治理的总体框架，认为数字乡村治理是一个持续推进、不断迭代更新的过程。丁波（2022）认为，数字空间的乡村治理运作改变了乡村治理的内容和形式。数字治理以治理信息化为基础，提高了乡村治理效能，但也会产生数字负担。他建议，数字治理要合理运用数字评价系统，提升村民“数字素养，不断缩小城乡“数字鸿沟”。郑永兰等（2022）认为，数字乡村治理共同体的构建是化解打通基层治理“最后一公里困境、实现基层治理现代化转型的重要抓手。数字技术与乡村治理共同体的实践探索，推动了乡村治理的革新，在情感、价值、利益、文化、责任领域重塑出了共同体的样态。

（3）乡村文化治理发展研究

黄文记（2023）指出，“乡村振兴背景下，地方性知识是发展乡村产业、培养乡村人才、保护乡村生态、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资源和保障，它与乡村文化振兴存在育民、富民、乐民等方面的价值关联。”张波、丁晓洋（2022）认为，在乡村治理背景下，需通过整合文化资源、完善民主制度、形成社会组织、培育现代政治文化等多重途径，优化乡村文化治理元素和结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再造，以缓解现实中存在的公共议题失语、场域空间萎缩、行政伦理失范、公共精神淡化等公共性缺失困境。杜鹏（2021）认为，市场化的文化产

业发展和行政化的公共文化服务并不能从根本上扭转乡村文化的主体性危机,乡村文化治理需要立足乡村社会基础,坚持农民主体,通过村庄动员和价值调控的方式激活和引导乡村文化再生产的内生动力,恢复乡村文化的生态均衡。沙垚(2019)提出了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该媒介的前端是文化和价值,后端是实践和操作,所谓媒介化治理便是在这两端之间建立一种良性的、有机的传递和联结方式,将媒介前端的精神落地,成为后端的实践。

通过文献梳理,课题组发现以下特点:

(1) 对数字时代的乡村文化治理缺乏深入研究

大多数乡村治理研究只是从某一方面展开,要么只谈数字治理,要么研究文化治理,缺乏全面性、系统性,呈现出片面化、碎片化的特点。在数字时代的背景之下,涌现出乡村文化治理的新形态、新方式,新路径。乡村文化治理是乡村综合治理的重要内容,是实现乡村治理的灵魂所在。但是在乡村治理研究中,对数字乡村治理的文化治理路径尚无成熟的研究成果。

(2) 对新世纪以来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特征研究不足

随着市场经济转型和科技的飞速发展,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日俱增。在知识经济科技迅猛发展的新时代,如何通过对数字时代背景下我国文化治理的研究,挖掘、保护优秀乡村文化,就成为我国乡村治理的重要研究课题。文化治理是乡村治理的灵魂,新时代新征程,乡村文化振兴作为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中五项标准之一,是赋能乡村振兴的内在强大力量。治理乡村文化,不能就乡村论乡村,还需要与当下数字技术发展相联系,因此要将其置于数字时代的背景下进行考察。

(3) 乡村传媒艺术发展实证研究方法应用缺乏,结论可靠性不足

文化是社会实践基础上的精神形态,传媒艺术是文化发展的途径。传媒艺术通过传播文化不断构建着乡村社会的变迁。目前,对于乡村传媒艺术发展的研究仍以文献法、政策分析法、案例研究法等定性研究方法为主。这些方法虽然有其优势,但对乡村文化治理研究来说显然不够。本课题基于传媒艺术发展这一复杂的研究领域,对乡村文化治理出现的问题和相关的解决对策进行分析探讨。此外,更需要大数据动态支持和实证研究来助力课题结论,否则极易导致研究结论的偏颇。

2. 问卷调查

(1) 前言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仍然在乡村”。在这一背景下,乡村治理的创新与发展显得尤为关键,其中数字化治理更是成为了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引擎,而探索乡村数字化治理发展中的奥秘更是推动乡村治理创新化发展的关键一步。

2024年10月1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文化是民族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文艺是时代前进的号角,最能代表一个时代的风貌,最能引领一个时代的风气”,他深刻阐述了文艺工作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独特作用,强调了文艺在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不可替代性。总书记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文艺的作用不可替代,文艺工作者大有可为。这一重要讲话不仅为文艺工作指明了方向,也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为了对乡村数字化治理的积极探索有更进一步的了解,本课题研究发布了一项《关于乡村文化治理的调查》问卷调查,该问卷面向全体社会群众,本次共回收914份有效问卷,采用选择题形式,针对线上不同年龄和区域的群众,调查其对乡村文化的理解,了解与体验乡村文化的途径以及乡村文化治理中数字化发展的看法,以此探索乡村文化数字化治理发展值得推广的路径和方式,以及乡村数字化治理对于乡村文化治理的作用与影响。

问卷共设计了 24 个问题，前面六个问题覆盖了性别、年龄、学历、职业、收入等多个维度，描述了调查的主体，其中第 7 至第 24 题重点探讨了受访者对乡村文化的重视程度、兴趣、文化活动参与情况、文化传播方式、受访者对乡村文化活动的信息获取渠道、文化活动偏好、文化产业发展期待、乡村文化存在的问题及改进建议等方面的看法与需求。旨在深入了解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的认知、兴趣、参与情况以及对乡村文化治理的意见和建议，为《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研究》课题提供数据支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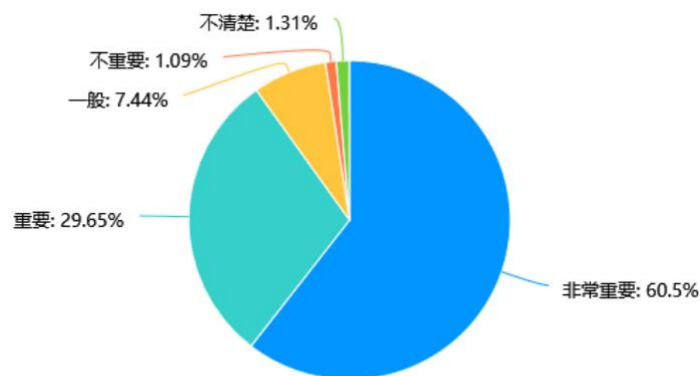
本次问卷调查的结果不仅为我们提供了宝贵的数据支持，更为我们探索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径、新模式提供了重要参考。我们将结合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以及乡村文化治理的实际情况，深入研究分析问卷数据，提出切实可行的创新策略和建议，为推动乡村文化繁荣、助力乡村全面振兴贡献智慧和力量。

（2）调查主体

本次乡村文化治理调查问卷的前六个问题，深入细致地勾勒出了受访者的基本轮廓，为后续的乡村文化治理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数据基础。调查对象广泛覆盖不同性别、年龄、居住地、学历及职业背景的个体，确保了数据的多元性和代表性。本问卷调查主体主要为 25 岁以下的青少年群体（69.91%），如今新时代青年是引领社会潮流发展的重要群体，而他们对乡村文化的认知与理解也代表着现代社会对于乡村文化的看法，他们的声音对于理解和塑造未来乡村发展方向至关重要。在性别比例上，主要以女性受访者为主，这也反映了在乡村社会中，女性在文化活动中扮演者重要角色。受访者当中乡村与城镇居民的比例均衡，能够有效的反映在不同生活环境下人们对乡村文化的认知和态度差异；学历层次的多样性，则进一步增强了调查结果的普遍性和适用性。职业构成的多元性，不仅涵盖了传统农业领域，还触及了服务业、工业等多个行业，这有助于全面把握不同职业背景人群对于乡村文化治理的期待与诉求。最后，收入水平的差异也揭示了乡村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性，为后续探讨经济因素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作用提供了重要线索。

（3）调查结果

在第 7 题“您觉得乡村文化重要吗”的问题中，受访者认为“非常重要”的占 60.5%；“重要”的占 29.65%；“一般”的占 7.44%；“不重要”的占 1.09%；“不清楚”的占 1.31%。从调查结果来看，绝大多数受访者（89.15%）认为乡村文化非常重要或重要。这表明乡村居民普遍认识到乡村文化的重要性。只有极少数人认为乡村文化不重要或不清楚其重要性，这进一步强调了乡村文化在居民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确定了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性，显示出了受访者对乡村文化的高度认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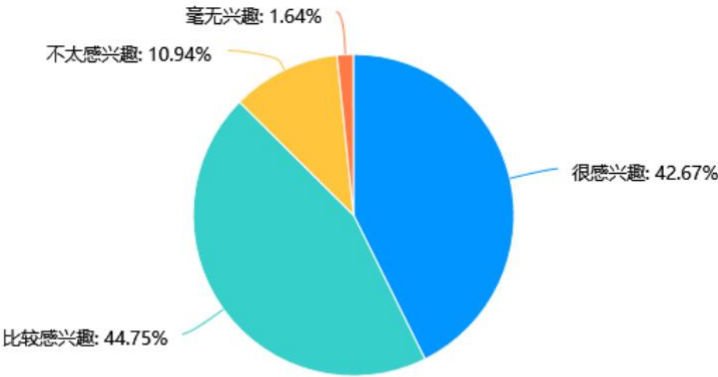


进一步分析，这一结果反映了乡村文化在现代社会中的价值认同。乡村文化不仅是乡村社区的精神纽带，也是推动乡村振兴的重要动力。受访者普遍认为乡村文化对于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增强社区凝聚力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这种广泛的认同感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也指明了未来工作的方向。

从政策和实践层面来看，这一调查结果强调了加强乡村文化保护和传承的紧迫性和重要性。政府和社会各界应进一步加大对乡村文化的投入和支持，通过制定和实施相关政策和项目，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和发展。同时，也需要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公众对乡村文化的认识和了解，营造全社会共同关注和支持乡村文化建设的良好氛围。

关于乡村文化重要性的调查结果，大部分受访者对乡村文化重视程度较高，认为乡村文化非常重要或重要占比较高。这不仅反映了受访者的普遍认知，也为乡村文化治理提供了有力的数据支持。未来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这一调查结果所揭示的需求和期望，以更加精准和有效的措施推动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第8题“您对文化有关的话题或活动感兴趣吗”的问题中，受访者对于文化有关的话题或活动“很感兴趣”的占42.67%；“比较感兴趣”的占44.75%；“不太感兴趣”的占10.94%；“毫无兴趣”的占1.64%。



该问题询问了受访者对文化相关话题或活动的兴趣程度。结果显示，超过87%的受访者（42.67%表示“很感兴趣”，44.75%表示“比较感兴趣”）对文化相关话题或活动感兴趣，显示出大部分受访者对文化的热情和参与度较高。仅有少数人对文化话题不感兴趣，这可能与个人兴趣、年龄、职业等因素有关。这一数据反映了大部分乡村居民对文化活动持有着积极态度和强烈参与意愿。

这一调查结果对于乡村文化治理具有重要启示。首先，它表明乡村地区存在广泛的文化需求，这为推动乡村文化活动的多样化、丰富化提供了坚实的需求基础。乡村治理者可以利用这一契机，组织和策划更多符合村民兴趣的文化活动，增强村民的文化自信和归属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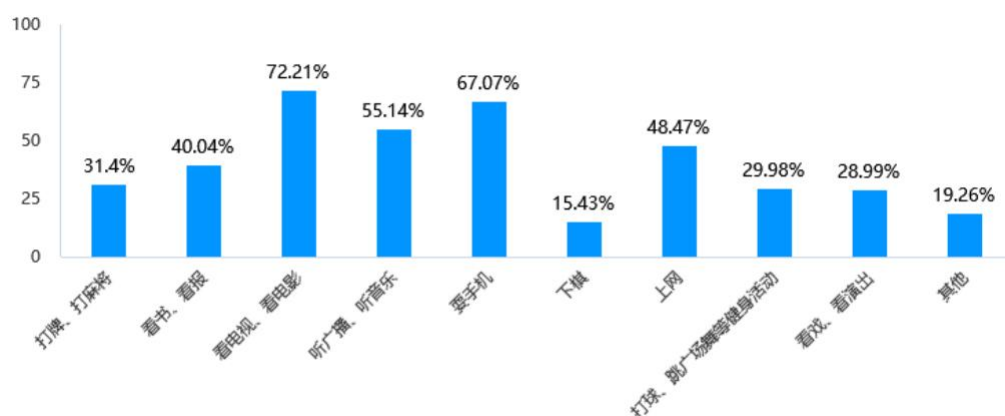
其次，高兴趣度也意味着乡村居民对文化信息的渴求和接受度较高。因此，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注重文化信息的传播和创新，通过多种渠道和形式，如新媒体平台、文化活动中心等，向村民传递丰富的文化知识和信息，提升他们的文化素养和审美能力。

通过调查平昌县的文化建设情况，在2024年，我们发现平昌县举办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有“投资促进暨群众文化活动”、“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宣传展示活动、“群众文化活动”、首届“凤凰文化”嘉年华活动，其中包括节目展演、书画作品展览、非遗产品及体验项目、等一些列的文化宣传与建设活动，丰富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营造欢乐、喜庆、祥和的文化氛围，这也体现出县级政府重视文化活动的建设，这也让村民对文化活动的感兴

趣程度逐渐提升，促进乡村的文化建设发展。

关于文化话题或活动兴趣的调查结果,受访者对文化话题或活动感兴趣,主要集中在“很感兴趣”和“比较感兴趣”两个选项上。这反映了乡村居民对文化活动的积极态度和参与意愿,也为乡村文化治理的实践提供了有益的参考。未来在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村民的文化需求和兴趣点,以更加贴近实际、更加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满足他们的精神文化需求。

在第9题“您平时的文化休闲活动包括哪些”的问题中,选择“看电视、看电影”的受访者占72.21%,占比最大;“耍手机”的占67.07%;“看书、看报”的占40.04%;“听广播、听音乐”的占55.14%;“上网”的占48.47%;“打牌、打麻将”的占31.4%;“打球、跳广场舞等健身活动”的占29.98%;“下棋”的占15.43%;“看戏、看演出”的占28.9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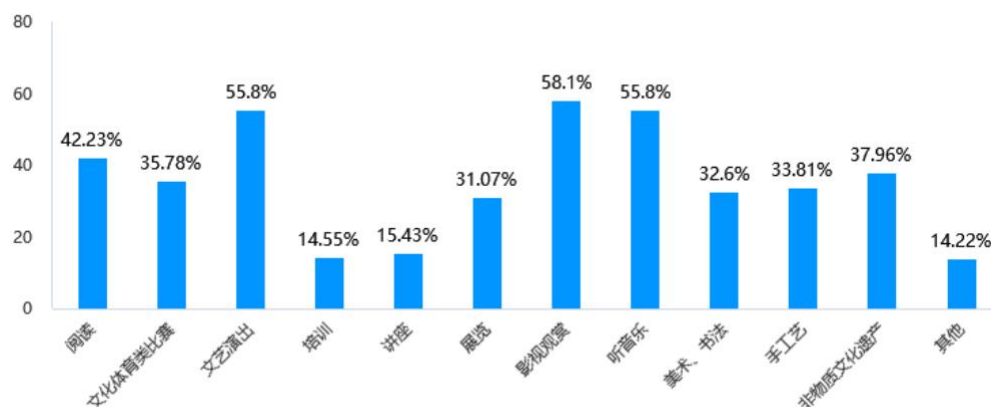
通过分析调查数据,我们发现乡村居民的文化休闲活动呈现多样化的特点。其中,看电视、看电影(72.21%)和耍手机(67.07%)是两项最受欢迎的活动,这表明现代传媒工具在乡村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电视和智能手机的普及,极大地丰富了乡村居民的文化娱乐方式。同时,参与上网活动(48.47%)的比例也较高,表明互联网在乡村地区的普及程度较高,反映出数字化媒体在乡村地区的普及和影响力提高,乡村居民通过互联网获取信息、交流互动的需求日益增强。

此外,看书、看报(40.04%)和听广播、听音乐(55.14%)等传统活动也仍受欢迎,说明尽管新媒体发展迅速,但传统阅读和听广播的习惯在乡村依然具有深厚的群众基础,说明传统媒体在乡村地区仍有其生命力。在平昌县的文化演出活动当中,平昌县文化馆为村民创作、演出《就爱那片田》、在平昌县白衣镇上演的大型民俗音画《下里巴人》,在平昌县的岩口小学举行第十一届校园文化艺术节等种种音乐类、影视类最受欢迎的文化活动,让村民在网络媒体之外能够得到乡村文化的渲染与了解;在健身和文化体育活动方面,打球、跳广场舞等(29.98%)和下棋(15.43%)也受到一定比例的乡村居民喜爱,这体现了乡村居民对健康生活方式的追求以及对文化体育活动的兴趣。

关于受访者平时的文化休闲活动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了解到乡村居民的文化休闲活动既保留了传统特色,又融入了现代元素。为了进一步提升乡村文化治理水平,可以充分利用这些活动偏好,结合数字化手段,创新文化产品和服务,以满足乡村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例如,可以推广数字阅读平台、在线健身课程等,同时加强对乡村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和管理,为乡村居民提供更多元、更便捷的文化休闲选择。

在第10题“您喜欢什么类型的文化活动”的问题中,受访者选择“影视观赏”的占58.1%;“文艺演出”的占55.8%;“听音乐”的占55.8%;“阅读”的占42.23%;“手工艺”的占33.81%;

“美术、书法”的占 32.6%；“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占 37.96%；“培训”的占 14.55%；“讲座”的占 15.43%；“展览”的占 31.07%；“其他”的占 14.2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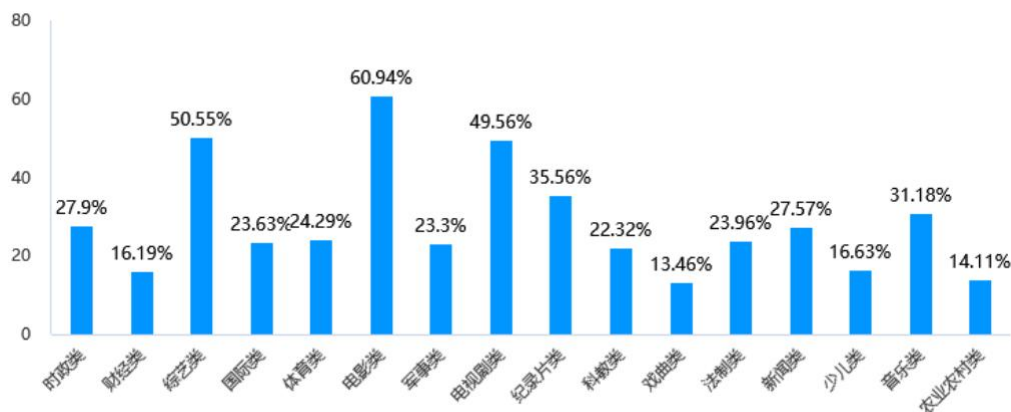
具体来说，影视观赏（58.1%）和听音乐（55.8%）是最受乡村居民欢迎的文化活动类型，这表明视觉和听觉享受在乡村文化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以及乡村居民对视觉和听觉艺术有着浓厚的兴趣，也反映了现代娱乐方式在乡村的普及。文艺演出（55.8%）也备受青睐，显示出乡村居民对于现场艺术表演的浓厚兴趣。此外，阅读（42.23%）和文化体育类比赛（35.78%）也拥有相当数量的支持者，表明乡村居民对于知识获取和体育健身同样重视。

值得注意的是，手工艺（33.81%）、美术与书法（32.6%）、非物质文化遗产（37.96%）等活动也受到不少乡村居民的喜爱，这表明他们对传统文化和手工艺有着深厚的情感认同和传承意愿。同时，培训（14.55%）和讲座（15.43%）等活动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反映出乡村居民对于自我提升和知识获取的需求。阅读（42.23%）和展览（31.07%）等传统文化活动依然受到青睐，表明乡村文化治理在传承与创新之间需要找到平衡点。

在近几年的调查发现，平昌县的南天门景区举行的首届凤凰文化嘉年华活动，为了满足村民喜欢的文化活动类型的多样化，凤凰文化嘉年华中的内容有文艺演出、中式集体婚礼、乡贤论坛、书画摄影大赛、文创集市等等，充分有效的根据村民的喜好挖掘与推广凤凰文化。这也表现着乡村不仅注重村民对于文化活动的热爱程度，而且还时刻完善着乡村文化的挖掘与推广宣传工作。

通过该题的调查结果，我们可以发现乡村居民的文化活动偏好广泛且多样，既有对现代娱乐方式的追求，也有对传统文化和技艺的传承。这一调查结果提示我们，在乡村文化治理路径的创新过程中，应充分考虑和满足不同年龄段、不同兴趣爱好的村民的文化需求，通过丰富多样的文化活动形式，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与发展。

在第 11 题“您喜欢看什么类型的电视节目”的问题中，受访者选择“时政类”的占 27.9%；“财经类”的占 16.19%；“综艺类”的占 50.55%；“国际类”的占 23.63%；“体育类”的占 24.29%；“电影类”的占 60.94%；“军事类”的占 23.3%；“电视剧类”的占 49.56%；“纪录片类”的占 35.56%；“科教类”的占 22.32%；“戏曲类”的占 13.46%；“法制类”的占 23.96%；“新闻类”的占 27.57%；“少儿类”的占 16.63%；“音乐类”的占 31.18%；“农业乡村类”的占 14.1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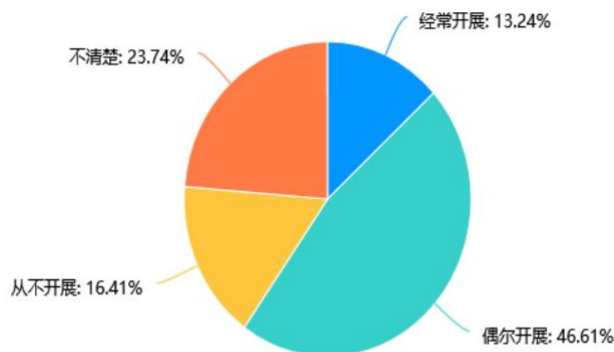
本问题聚焦于乡村居民喜欢的电视节目类型,结果显示乡村居民的观看偏好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其中,电影类(60.94%)和电视剧类(49.56%)节目最受欢迎,这表明乡村居民对于故事情节丰富、视觉体验强的影视作品有着浓厚的兴趣。综艺类(50.55%)紧随其后,说明娱乐性和趣味性强的综艺节目在乡村同样拥有广泛的受众基础。

体育类(24.29%)和时政类(27.9%)节目也占据了一定的比例,反映了乡村居民对时事新闻和体育赛事的关注。财经类(16.19%)、国际类(23.63%)、纪录片类(35.56%)和科教类(22.32%)等不同类型的节目也各有受众,表明乡村居民在获取信息和知识方面的需求同样多样化。

值得关注的是,少儿类(16.63%)和音乐类(31.18%)节目也受到部分乡村居民的喜爱,这可能与家庭成员中有儿童或对音乐有特殊爱好的人群有关。此外,农业乡村类(14.11%)、军事类(23.3%)节目的受欢迎程度虽然相对较低,但也反映了部分乡村居民对本土农业信息和乡村生活以及国家军事方面的关注。

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乡村居民对电视节目的喜好涵盖了新闻、娱乐、教育、体育等多个领域,这要求我们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应提供多样化的电视节目内容,满足不同年龄层、不同兴趣爱好的乡村居民的文化需求,从而进一步丰富他们的精神文化生活。

在第12题“您村里集中开展文化体育类活动吗”的问题中,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偶尔开展”的占46.61%;“经常开展”的占13.24%;“从不开展”的占16.41%;“不清楚”的占23.7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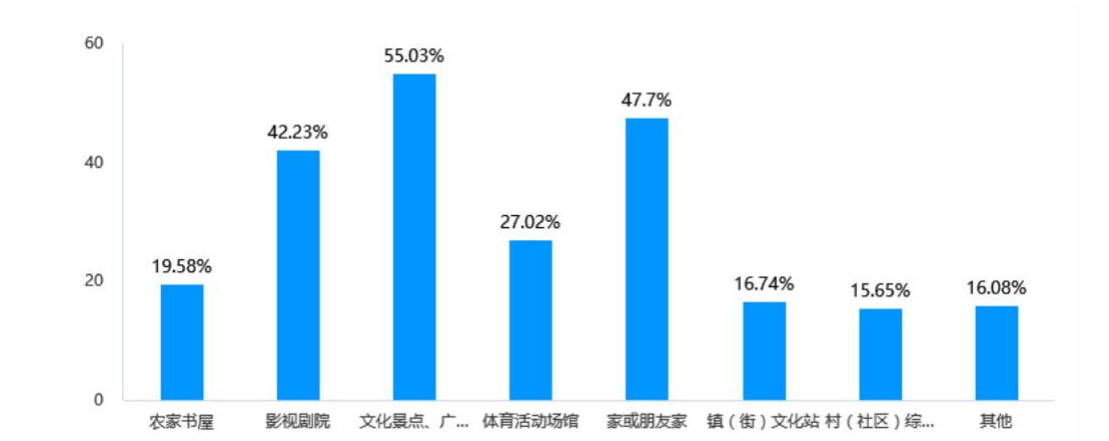
这个问题关注的是乡村里集中开展文化体育类活动的频率,调查结果显示乡村文化体

育活动的现状及其存在的问题。而其中只有 13.24%的受访者表示村里经常开展文化体育类活动，这表明在多数乡村中，这类活动的组织频率仍然较低。相比之下，46.61%的受访者表示村里偶尔开展活动，而高达 16.41%的受访者表示村里从不开展此类活动，反映出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的普及度和持续性有待提升。此外，还有 23.74%的受访者表示不清楚村里是否开展过此类活动，这可能意味着部分乡村在文化活动信息公开和宣传方面存在不足。

从这些数据中，我们可以看出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的现状并不乐观。文化体育活动对于丰富村民生活、促进身心健康、增强社区凝聚力具有重要意义，但当前乡村在这方面的投入和组织力度显然不够。这可能是由于资源有限、组织难度大、村民参与度不高等多种因素导致的。而在平昌县的坦溪镇综合文化站不仅提供和组织丰富的文化活动，在文体竞赛活动方面也取得了显著成效，如广场舞、健身操、乒乓球等体育竞赛。

因此，未来乡村文化治理应着重加强文化体育活动的组织和推广。一方面，可以通过争取政府支持、引入社会资本等方式增加活动经费和资源；另一方面，可以通过加强宣传、创新活动形式等方式提高村民的参与度和满意度。同时，建立健全的组织机制和管理体系，确保文化体育活动的持续性和有效性，也是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任务之一。通过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望推动乡村文化体育活动的繁荣发展，为乡村振兴注入新的活力。

在第 13 题“您平时喜欢在什么场所进行文化活动”的问题中，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农家书屋”的占 19.58%；“影视剧院”的占 42.23%；“文化景点、广场、公园”的占 55.03%；“体育活动场馆”的占 27.02%；“家或朋友家”的占 47.7%；“镇（街）文化站”的占 16.74%；“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的占 15.65%；“其他”的占 16.08%。



本问题旨在探究乡村居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偏好，从问卷调查的结果来看，文化景点、广场、公园（55.03%）成为村民首选的文化活动场所，这反映了乡村居民对户外开放空间的喜爱，以及对休闲娱乐、亲近自然的需求。这些场所不仅提供了丰富的文化活动机会，还促进了村民之间的交流与互动。其次，家或朋友家（47.7%）也被大量村民选为进行文化活动的地点，这表明家庭和朋友在乡村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乡村的社区关系紧密，家庭和朋友聚会成为传播文化、交流情感的重要方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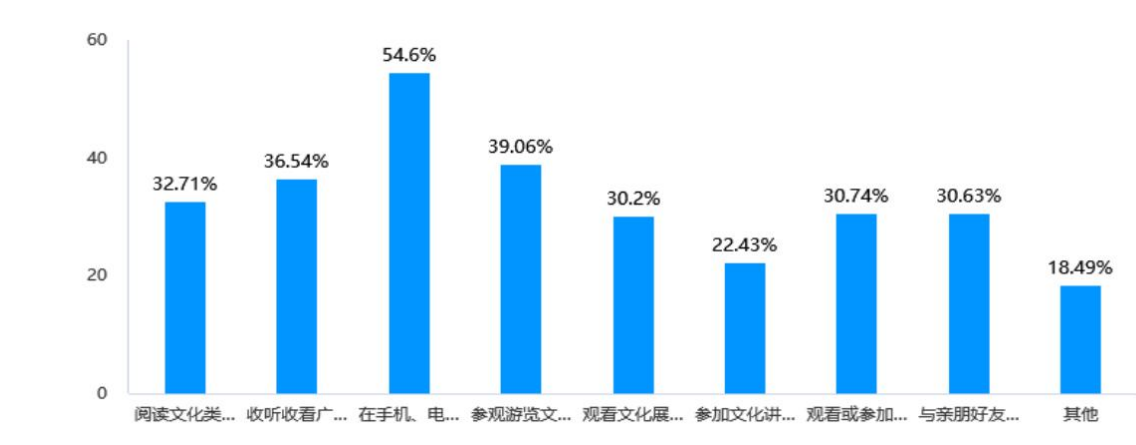
此外，影视剧院（42.23%）和上网地点（通过电子设备如手机、平板电脑等，占比 48.47%）也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这表明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影视娱乐和互联网已经成为乡村文化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村民通过这些渠道获取信息、享受娱乐，丰富了他们的文化生活。

相对而言，农家书屋（19.58%）、镇（街）文化站（16.74%）和村（社区）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15.65%）的使用率较低。这可能反映出这些公共设施在地理位置、设施条件、活动内容等方面还存在不足，未能充分满足村民的文化需求。

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我们得出乡村居民进行文化活动的场所选择多样，既体现了对自然环境和社交互动的渴望，也展示了现代科技对乡村文化生活的影响。这给我们的启示是，

乡村文化治理应进一步优化公共设施布局，提升活动内容质量，以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同时，应鼓励和支持多样化的文化活动形式，促进乡村文化的繁荣发展。

在第 14 题“您参加过哪些乡村文化活动”的问题中，受访者选择“阅读文化类杂志图书”的占 32.71%；“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文化节目”的占 36.54%；“在手机、电脑上浏览文化类信息”的占 54.6%；“参观游览文化馆、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占 39.06%；“观看文化展览、文化直播”的占 30.2%；“参加文化讲座、文化培训”的占 22.43%；“观看或参加文化演出、文体比赛”的占 30.74%；“与亲朋好友聊文化类问题”的占 30.63%；“其他”的占 18.4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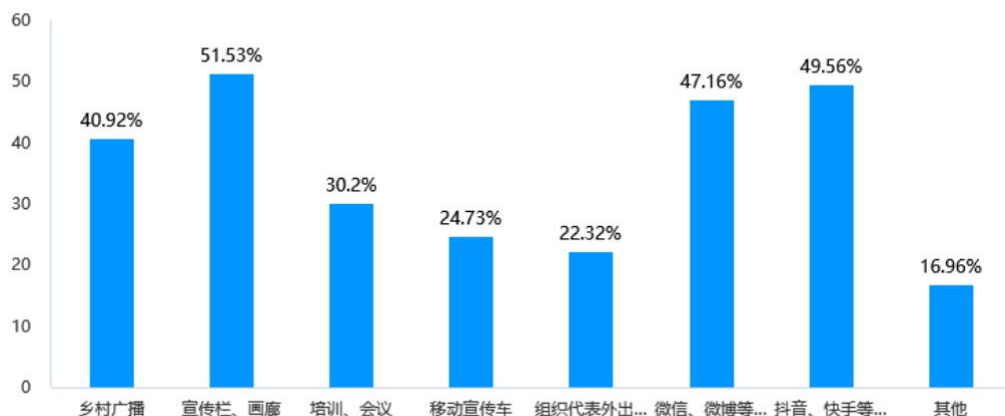


本问题关注居民参与过的文化活动类型，结果显示乡村文化活动的多样性和参与度的不均衡。从具体数据来看，通过手机、电脑浏览文化类信息（54.6%）成为最普遍的参与方式，这表明互联网和数字技术在乡村文化传播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居民能够便捷地获取各类文化资讯。

同时，收听收看广播电视的文化节目（36.54%）和参与线上文化活动如观看文化展览、文化直播（30.2%）也占据了相当比例，进一步印证了媒体融合趋势在乡村的渗透和影响。然而，尽管参与阅读文化类杂志图书（32.71%）和参观公共文化服务机构（39.06%）等活动的人数也不少，但与线上活动相比仍显不足，反映出线下文化设施和服务在吸引力和可及性方面还有待提升。而观看或参加文化演出、文体比赛（30.74%）虽然参与度不低，但仍有提升空间，尤其是在促进乡村本土文化活动的持续性和常态化方面。此外，与亲朋好友聊文化类问题（30.63%）作为一种非正式的文化交流方式，也体现了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中对文化的关注和讨论。

总而言之，乡村居民的文化活动参与呈现出线上与线下并重、多样性与不均衡并存的特点。在后期，乡村文化治理应继续发挥数字技术的优势，同时加强线下文化设施的建设和服务的优化，推动线上线下文化活动的深度融合，以更好地满足乡村居民多样化的文化需求。

在第 15 题“当地通常通过哪些形式进行文化宣传”的问题中，根据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选择“乡村广播”的占 40.92%；“宣传栏、画廊”的占 51.53%；“培训、会议”的占 30.2%；“移动宣传车”的占 24.73%；“组织代表外出学习”的占 22.32%；“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的占 47.16%；“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的占 49.56%；“其他”的占 16.96%。



该问题探讨了乡村进行文化宣传的主要形式，结果显示了多样化的传播渠道和策略。具体来说，微信、微博等社交媒体（47.16%）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49.56%）成为乡村文化宣传的主要力量，这凸显了新媒体在文化传播中的重要作用，尤其是在乡村地区，短视频平台的直观性和易传播性深受村民喜爱。

相对于新媒体宣传法，传统宣传方式如乡村广播（40.92%）和宣传栏、画廊（51.53%）依然占据重要位置，说明传统媒介在乡村信息传播中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尤其是其覆盖面广、易于获取的特点。此外，培训、会议（30.2%）和移动宣传车（24.73%）等形式也为乡村文化宣传提供了有力支持，这些方式通过面对面交流和直观展示，增强了宣传效果。

同时，组织代表外出学习（22.32%）虽然比例相对较低，但也反映了乡村对于外部经验借鉴和学习的重要性。通过多种形式的结合，乡村文化宣传能够更加全面地覆盖不同受众，提高文化传播的效率和效果。

综合来看，乡村文化宣传正逐步走向多元化和融合化，既保留了传统媒介的优势，又充分利用了新媒体的力量。这启示着乡村文化治理应继续深化这一趋势，创新宣传方式，提升传播效率，使乡村文化更加深入人心，为乡村振兴提供坚实的文化支撑。

通过分析第 7-15 题的调查结果分析，我们能够总结出，绝大多数乡村居民认为乡村文化非常重要，对文化话题和活动表现出浓厚的兴趣，表现出了较强的乡村文化认同感。而数字化媒体在乡村文化传播中占据主导地位，尤其是短视频平台和社交媒体，让数字化媒体成为主要传播渠道。同时，我们也发现，乡村居民对多元化文化活动有较高需求，但部分乡村在文化活动组织上存在不足。而在接下来的第 16-25 题的问题调查中，我们会结合更深层次的问题从而更进一步地去了解洞悉乡村文化与村民之间的互相作用及影响。

在第 16 题“您平时通过哪些渠道来了解文化信息”的问题中，“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平台（手机、平板电脑）”和“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选项占比最大，分别占样本总量的 65.21%和 61.82%。其次是“文化活动或文化节目”选项，占样本量的 39.82%。“报纸、图书、杂志”等纸质宣传的方式占样本量的 39.39%。乡村中人与人的关系相较城镇更加紧密，因此通过“亲友、邻里的交谈”的渠道来了解文化信息也占有一定的比例，占样本量的 35.34%。利用“宣传栏、宣传册”和“参加培训、展览等”这两种渠道来了解文化信息的占比最少，分别占样本量的 29.87%和 25.1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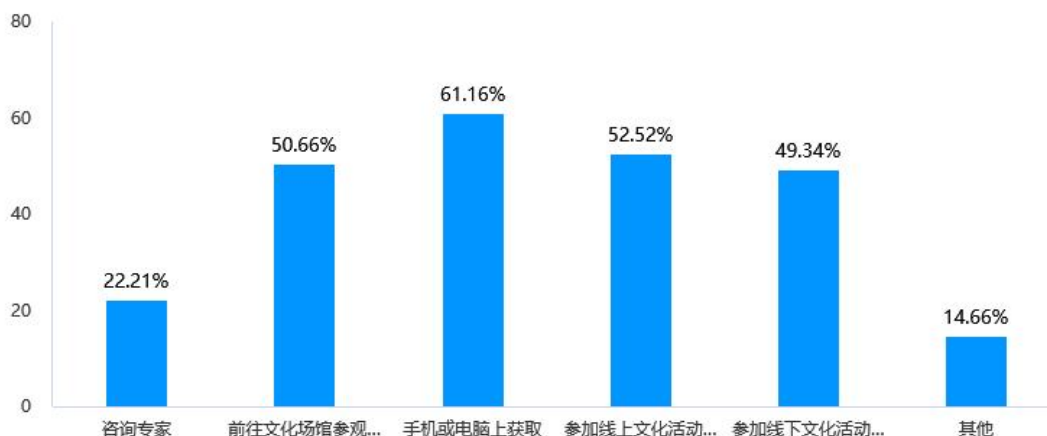
该问题讨论了村民平时获取文化信息的途径，结果显示了获取路径的多元化的特点。从数据中可以看出，互联网及移动平台（65.21%）已经深深融入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并成为人们获取和了解文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而广播、电影、电视等传统媒体（61.82%）在乡村中使用范围广，在文化宣传工作方面发挥着中流砥柱的作用。要注意的一点是，目前我国乡村社会正处于现代化转型的窗口期，不能直接将传统媒体从宣传乡村文化的方式中剥离开来。我们应该要做到逐渐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的过渡，实现乡村文化数字化转型。

文化活动或文化节日（39.82%）作为一种让村民参与其中的线下宣传活动在此处并没有很好的展现出其能增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的优势，而这种纽带也是使乡村文化与人更加紧密的原因之一。报纸、图书、杂志（39.39%）和宣传栏、宣传册（29.87%）这种无法与观者直接产生互动和联系的宣传方式逐渐在当今时代失去优势，成为一种投入成本高但成效低的宣传方式。

值得讨论的一点是，通过亲友、邻里的交谈（35.34%）来了解文化信息是乡村模式下一种特殊的方式，这需要建立在人与人之间接触频繁，关系融洽的前提下。城镇的生活节奏更快，人们因为工作而四处奔波而与压缩与他人联系的时间，因此通过与他人交谈的方式来获取信息在乡村更具有参考价值。

总的来说，新媒体已经占据乡村文化宣传的主要位置，而传统媒体作为中流砥柱支撑着文化宣传的大梁。数字要素已成为乡村韧性治理的有效载体，因此乡村文化治理的新路径需要借助数字技术使用的广泛性，让乡村文化做到从线下宣传到线上线下双结合的新兴宣传模式。

在第 17 题“如果条件允许，您愿意通过哪些形式来了解文化信息”的问题中，61.16%的村民选择通过“手机或电脑上获取”的形式，52.52%的村民选择通过“参加线上文化活动（浏览文化网站、参加线上培训等）”到形式来了解文化信息，这与第 15 题的数据呈现相似性。其次“前往文化馆参观学习”和“参加线下文化活动（培训、讲座、演出等）”这两种形式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前者占样本量的 50.66%，后者占样本量的 49.34%。再次是“咨询专家”，占样本量的 22.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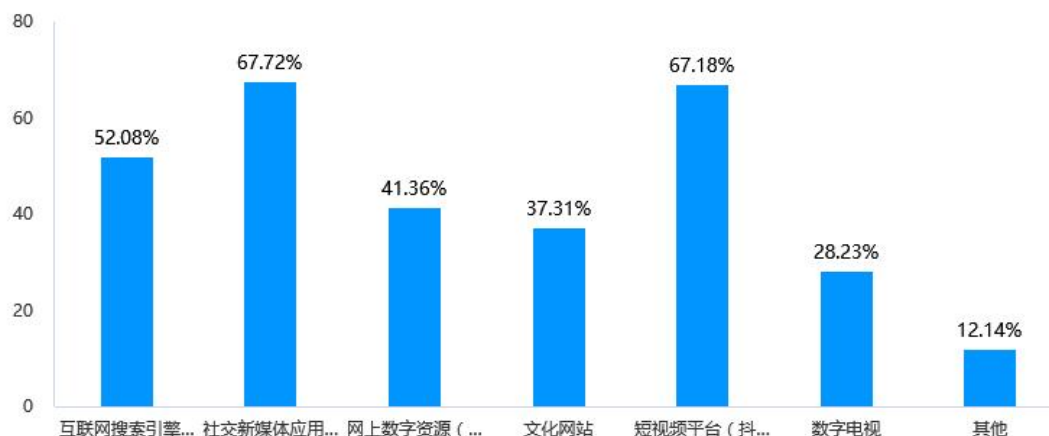
该问题旨在探讨村民乐于了解文化信息的渠道，结合第 16 题的题干在增加了“如果条件允许”的情境后，数据呈现出一定的变化。通过手机或电脑上获取（61.16%）的方式减少了 4.05%。取而代之增加的是参加线上文化活动（浏览文化网站、参加线上培训等）（52.52%），可以看出村民期待乡村文化以多元的新媒体方式呈现，并不仅仅以单一的移动设备获取。

另外，村民愿意前往文化场馆参加学习（50.66%）能看出民众对线下专题式文化宣传的热情，而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也是如今乡村文化宣传所缺少的方式之一。政府应当正视公众的需要，加大对公共文化服务机构的建设，挖掘乡村文化的核心与本质。参加线下文化活动（培训、讲座、演出等）（49.34%）的比例也很高，这代表着村民有着能够面对面交流的文化宣传方式的需求。

值得关注的是，村民想通过咨询专家（22.21%）的方式了解文化信息，换句话说村民对于权威人士有着高度认可。这可能是与调查乡村的年龄结构有关，老年人的传统思想就使其更乐意听取权威的意见，因此权威在乡村文化宣传中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元素。

总体来说，村民对于从线上了解文化信息的需求依然大于线下方式，并且更喜欢多元化，年轻化的文化宣传方式，因此采取多样的数字技术形式助力乡村文化治理也是民众心之所向。相关组织和机构在进行文化宣传时，要选择贴近群众喜好，满足民众需求的方式，这样宣传才能事半功倍。

在第 18 题“您会选择下列哪些新媒体平台获取文化知识”的问题中，村民选择通过“社交新媒体应用（QQ、微信、微博等）”的新媒体平台获取文化知识的占比最大，占样本量的 67.72%。其次是“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等）”占样本量的 67.18%。村民通过“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谷歌等）”的方式获取文化知识小计 476，占样本量的 52.08%。另外，“网上数字资源（电子报纸、数字期刊等）”和“文化网站”也占有一定的比重，前者占样本量的 41.36%，后者占样本量的 37.31%。最后“数字电视”选项占比最少，仅占样本量的 28.23%。



该问题旨在统计并分类村民获取文化知识的新媒体平台。不难看出社交新媒体应用(QQ、微信、微博等)(67.72%)和短视频平台(抖音、快手等)(67.18%)是村民们常用的新媒体平台,因为二者更贴近村民的日常生活使用,能够直观地呈现文化知识。换言之,建立在有大量的村民使用的基础上,政府及有关部门利用这两种新媒体平台来宣传乡村文化知识的效果会更好。

村民利用互联网搜索引擎(百度、谷歌等)(52.08%)的方式获取文化知识的比例很高,这证明村民们有着主动了解乡村文化的积极性和独立性。这和互联网搜索引擎的精准性和海量性是相辅相成的,它可以根据用户输入的关键词迅速查找所需的乡村文化再精准推送给用户,大大的节约了用户的时间成本和精力。

虽然相较于上述的三个选项,网上数字资源(电子报纸、数字期刊等)(41.36%)和文化网站(37.31%)占样本量的比例较小,但也是不可或缺的方式。数字期刊和文化网站的特点是分类清晰和呈现直观。数字期刊可以根据种类、时间、出版商等内容划分,使村民在阅览时更加节约时间。文化网站则会细分一类文化的详细信息,采取图文结合,乡村年表,数据新闻等形式给村民以及游客更直观性、系统性的体验。

通过调查数据的分析,村民以社交新媒体平台和短视频平台为主,以互联网搜索引擎,文化网站等方式为辅在新媒体平台上进行文化知识的获取,选择呈现出日常性和多样性。

在第19题“您更喜欢线上的文化活动,还是线下的文化活动”的问题中,村民对于两种方式都喜欢的比例最高,占比50.22%,约为样本量的一半。其次是“线下”的方式,占样本量的24.51%,再次是“线上”的方式,占样本量的14.22%。而“都不喜欢”的选项占样本量的3.72%。

对美育的需求最大。从村民对戏剧（31.4%），非物质文化遗产（32.93%）和曲艺（24.51%）的喜爱能看出在当今人们开始愿意主动的去了解和传承中国传统文化。这也证明传统文化正在被很好的接纳和传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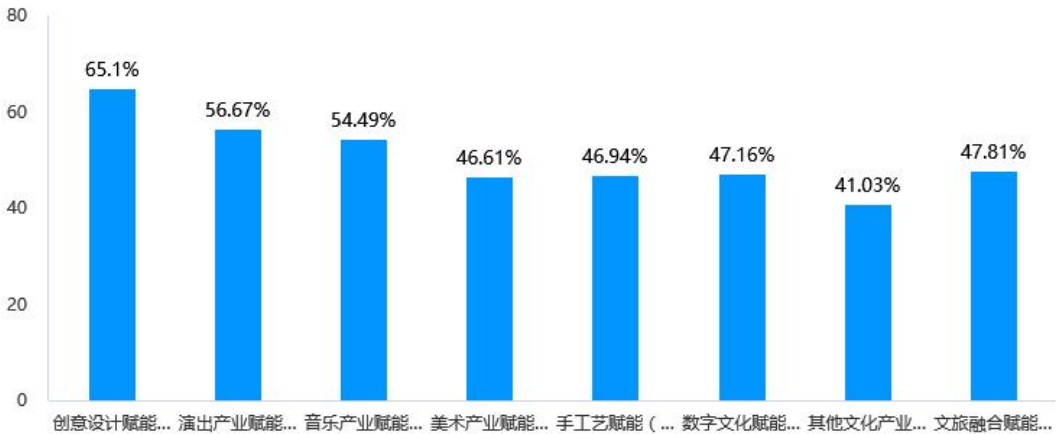
2020年10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对学校美育工作的开展提出进一步要求，乡村学校美育综合改革和发展措施更加明确。然而，在实际情况中，美育仍旧是义务教育阶段中的薄弱环节，尤其在乡村学校，美育工作难以推进，成效也如秋毫之末。这恰恰也在调查问卷中有所体现，村民们对于电影，音乐，摄影，美术（37.96%）和舞蹈（39.72%）等美育活动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综合来看，美育是乡村文化宣传所缺乏的一个方面。乡村美育建设是新时代乡村振兴的“助推器”。国家在乡村美育方面提出的相关标准，可以促进形成新时代乡村良性文化生态系统。相关组织和机构要注重美育对乡村文化治理工作的推动作用，开展村民喜爱的美育项目，带动村民参与到文化治理与传承中去。

在第21题“您对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最期待的是什么”的问题中，“创意设计赋能（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加强农产品包装、设计和营销，提升农业品牌知名度和农产品文化附加值）”选项占比最大，占总样本量的65.1%。其次是“演出产业赋能（培养乡村文艺演出队伍，发展提升乡村舞蹈、戏剧、曲艺、游艺、杂技等业态）”和“音乐产业赋能（发展音乐节、音乐会、音乐园区等特色项目，打造音乐主题特色文化乡村）”选项，两者分别占样本量的56.67%和54.49%。

从数据中可以发现，村民们对文化及相关产业的关注度也很高。“文旅融合赋能（推动创意设计、演出、节庆会展等业态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塑造“一乡一品”“一乡一艺”“一乡一景”他色品牌）”和“数字文化赋能（充分运用动漫、游戏、数字艺术、知识服务、网络文学、网络表演、网络视频等产业形态，挖掘活化乡村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占总样本量的47.81%和47.16%。

再次是“手工艺赋能（推动手工艺特色化、品牌化发展，培育传统工艺产品和品牌）”和“美术产业赋能（依托乡土文化传统，鼓励兴办特色书店、剧场、博物馆、美术馆、图书馆、文创馆）”，两者占样本量的46.94%和46.61%。最后是“其他文化产业赋能（结合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晚”、“乡村文化周”、“非遗购物节”等活动，因地制宜培育地方特色节庆会展活动）”占比41.0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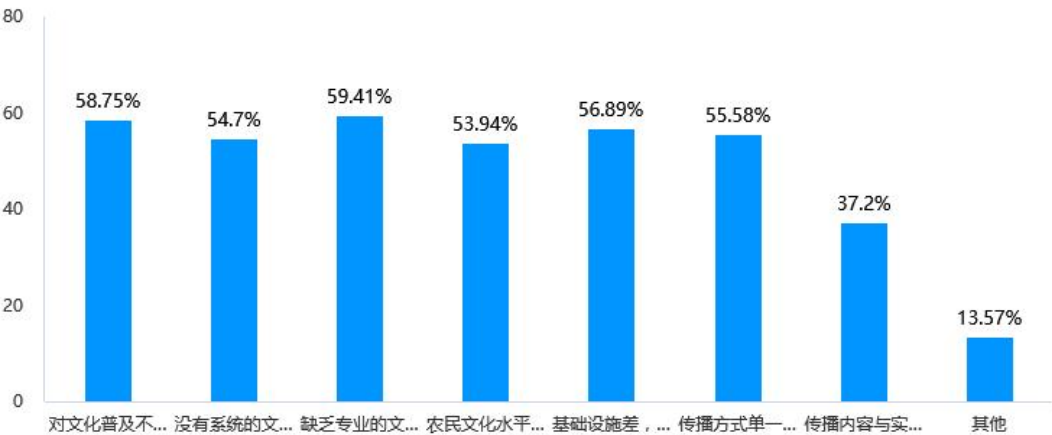
该问题探究了村民期待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的形式，结果呈现多元化。从数据反映来看，村民们更加关切与自身利益直接相关的创意设计赋能项目（65.1%），例如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加强农产品包装、设计和营销，提升农场品牌知名度和农产品文化附加值。其次村

民关心的便是演出产业赋能项目（56.67%）和音乐产业赋能项目（54.49%），由于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不平衡，使乡村文化产业和城市脱轨。更适合新时代发展的演出产业和音乐产业发展缓慢，相关组织和机构要培养乡村文艺演出队伍，发展提升多种业态，发展音乐节等特色项目，打造音乐主题特色文化乡村

再者，村民对于文旅融合赋能（47.81%）和数字文化赋能（47.16%）也十分感兴趣。发展这两种产业可以使乡村特色文化得以广泛传播，吸引游客前来旅游并带动乡村经济发展。文旅融合可以深入推动乡村自身文化产业链的发展，运用数字媒体技术的传播，可实现乡村文化切实惠于民。

因此，我们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工作中要考虑村民切身利益，例如农业发展，公共文化机构发展和娱乐生活发展等。在开展工作时应当全方位以村民为中心，带动乡村建设发展为沿，立体化治理和创新乡村文化。

在第 22 题“您认为乡村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有哪些”的问题中，村民们认为“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人员”是主要问题，占样本量的 59.41%。其次是“对文化普及不重视、无意识”和“基础设施差，缺少会馆、会议室、宣传栏等”选项，占样本量的 58.75%和 56.89%。“传播方式单一，无创新性，农民接受度不高”和“没有系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分别占样本量的 55.58%和 54.7%。另外占样本量的 53.94%的“农民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欠缺”和占样本量的 37.2%的“传播内容与实际脱钩，未与乡村振兴融合”也是不可忽视的两个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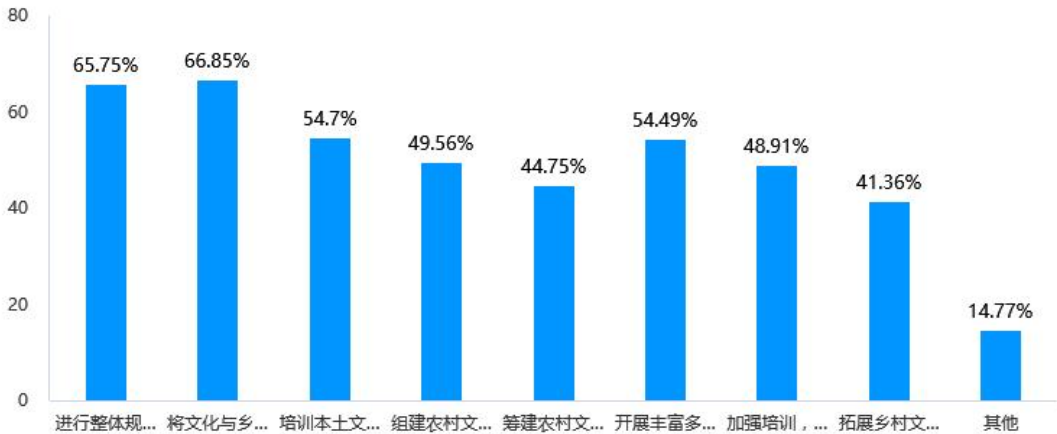


此问题旨在探讨当今乡村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因素所在。村民认为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人员（59.41%）和对文化普及不重视、无意识（58.75%）是主要问题。这两个问题恰恰反应了在乡村文化治理和传承中两个主体缺失，内部主体即村民和文化治理人才，外部主体即乡村文化治理的相关组织和部门。村民主体意识薄弱，缺少内动力，致使村民对治理乡村文化工作的重视程度不高甚至是无意识。相关组织和部门人才队伍建设薄弱和滞后，在城乡市场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大多数地区的村民逐渐向发达城市转型谋求新发展，大多数专业优秀的技术人才也不再愿意回到乡村，导致当代乡村文化建设和发展的文化主体队伍缺失，致使文化治理工作缺乏专业性。

其次，基础设施差，缺少会馆、会议室、宣传栏等（56.89%）和传播方式单一，无创新性，农民接受度不高（55.58%）也是外部文化治理主体所缺乏的两个方面。相关组织和部门要加大对公共文化场馆资金的投入，建设村民需要的文化基础设施并创新文化传播方式，用人们喜闻乐见的形式宣传和治理乡村文化。

例外，农民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欠缺（53.94%）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原因之一。近些年,尽管乡村经济发展取得了非常大的成就，但一些村民依然保持传统的观念,缺乏接纳新观念能力,对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缺乏精神共鸣，致使乡村文化治理进程缓慢。

在第 23 题“您觉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要如何开展”的问题中，“将文化与乡村产业、人才、组织、生态相结合”占比最大，占样本量的 66.85%。其次“进行整体规划、有目标、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和“培训本土文化人才”分别占样本量的 65.75%和 54.7%。“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和“组建乡村文化志愿队伍”占样本量的 54.49%和 49.56%。另外“加强培训，提升农民文化水平和接受能力”也是十分重要的方面，占样本量的 48.91%。



该问题旨在从村民的角度去探讨文化助力乡村振兴的方法。将文化与乡村产业、人才、组织、生态相结合（66.85%）和进行整体规划，有目标、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65.75%）是占比最高的两个选项。这也与第 22 题的“没有系统的文化传播方式”和“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人员和组织”相照应。可以看出，村民认为相关组织和机构在进行乡村文化治理时要注重规划的目标性、组织性和系统性，提高工作的效率。

其次比例较高的是开展丰富多彩、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54.49%）。历史充分证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乡村组织应大力开展书法艺术、舞蹈、音乐节等形式多样的乡村主题活动,用丰富的乡村主题活动激发乡村居民对本地文化的浓厚兴趣,从而增强乡村居民对乡村文化发展的自信心。

另外，培训本土文化人才（54.7%）和组建乡村文化志愿队伍（49.56%）也是相当重要的两个方面。突破“人才瓶颈”是乡村文化振兴的先决条件,这就要求政府不断地发掘和吸纳不同岗位的人才建设和壮大人才队伍。建设乡村文化的人才囊括范围极广,例如乡村教师、传承乡村文化志愿者、热爱乡村文化的大学生、乡村非遗文化传承者等，使其成为建设乡村文化的内驱动力。

综合来看，文化助力乡村振兴既要重视人才队伍建设，优化组织结构又要激发村民主体意识，提升村民文化水平。村民是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因此乡村文化振兴要广泛依靠村民、教育引导村民、组织带动村民、培育新型农民,促进乡村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

（4）总结

习近平同志在 2024 年 10 月 15 日的文艺工作座谈会上说到“社会主义文艺，从本质上讲，就是人民的文艺。人民既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见证者，既是历史的‘剧中人’、也是历史的‘剧作者’。文艺要反映好人民心声，就要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这个根本方向”。乡村文化治理工作也是如此，人民是乡村文化的根，也是乡村文化发展的源泉。我们要从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需求的角度出发,以挖掘更深层的优秀乡村文化为己任，

带领人民迈向精神文化富足的新时代。调查问卷描绘了当前乡村文化工作开展的画像,具有指导性意义。

根据结构-功能主义理论,文化是一种意义结构,它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意义解释框架,一方面发展了人们的身体修养,增强了人们的集体认同,另一方面也成为人们的心灵栖息地,人们可以从中获得对生命意义的解释和终极关怀。在新时代,通过构建“共建、共管、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在心理认同和价值认同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乡村社区,治愈了乡村社会。乡村文化治理作为一种新的治理范式,通过创建基于心理认同和价值约定的乡村社区,治愈乡村社会的原子化、碎片化和松散性。

① 乡村文化发展具有媒介内生性困境

调查中,村民们更偏向于通过互联网及移动互联网平台来了解文化信息,更喜欢有关美育和新媒体的主题文化活动和培训。在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中,村民们对于与自身紧密联系的创意设计赋能(大力发展创意农业,加强农产品包装、设计和营销,提升农业品牌知名度和农产品文化附加值)更加期待。

“乡村文化治理”是指通过政府、社会组织和村民共同参与的方式,将乡村文化融入到经济发展中,从而促进当地经济增长,带动农民收入提升。当下的传统艺术的整体性研究大盛,而文化治理的整体性研究不足。乡村文化治理是一项复杂而艰巨的任务,其中面临着不少问题,如:文化传承与创新乏力、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脱节、人才队伍流失等。

② 乡村文化治理的未来传媒向度广

调查中,从乡村文化的主体村民角度来看,村民对于乡村文化的重视程度较高,对文化有关的话题和活动也十分感兴趣。村民的休闲活动以网络活动为主,集体健身活动为辅,因此可以看出调查样本乡村的网络普及率较高,有利于乡村文化治理数字化转型。

包括传媒艺术在内的文化产业作为新时代的新型产业,可以为乡村治理提供强大动力。传媒艺术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习惯,给人们提供了更多的选择机会。要加强“文化+产业、艺术+技术、文艺+产业”模式应用,例如,乡村文艺演出、节庆活动、旅游开发、文化产业与农业科技相结合、新媒体艺术与农业机械化作业相结合等,把诸多路径实际运用于乡村文化治理中。

③ 乡村文化产业发展前景广阔

相关组织和部门应加强对本土文化人才的培训,组建乡村文化志愿队伍,筹建乡村文化组织机构并开展村民需要的,积极向上的文化活动从而加强村民对乡村文化的归属感。整合乡村代表性文化元素,例如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产业项目,文化特产等,再利用新时代数字化技术,将这些文化元素广泛传播以达到旅游,经济双发展的局面。

文化所形成的“软实力”及其发展前景越来越为许多乡村地区所看重,“并存、互补、竞争、创新”将是未来乡村文化产业的总体趋势。现阶段,数字技术开始运用到乡村文化治理的多个方面,利用短视频、直播的方式展示乡村文化产品和农副产品的形式越来越常见。新媒体语境下发展乡村文化传播的文旅融合产业将对乡村经济具有较大促进作用,因此,明晰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路径创新,这不仅能够有效提升乡村文化产业的发展和传播,产生更加广泛的社会影响力,更能打造乡村文化产业特色品牌,提高知名度和美誉度。

③ 丰富乡村文化治理主体

在问到乡村文化存在的主要问题,村民认为自身对文化普及不重视、无意识,农民文化水平低,学习能力欠缺是关键原因。村民们认为文化助力乡村振兴要进行整体规划,有目标、有组织、有系统地进行,并将文化与乡村产业、人才、组织、生态有效协调与结合。

乡村文化治理的主体具有多元性,既包括政府、组织公益式的文化治理,也包括文化产业、文旅融合等经济形式的治理。但目前的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依旧鲜有研究重视公共文化服务机构,同时文化教育水平的不平衡也限制了乡村文化治理效果。因此,需要重视公共

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发展两个维度。应当进一步加强可以覆盖乡村地区的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博物馆、美术馆、科技馆等场馆的建设,同时深入挖掘乡村地区的文化资源,进一步促进文旅融合,在公益性和盈利性协调发力,相互促进,达到社会效果和经济效益的统一。

⑤拓宽媒介技术应用

从乡村文化治理的相关组织和部门来看,当地主要通过宣传栏、画廊和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来进行文化宣传,但由于没有系统性、组织性、目标性的文化传播方式以及缺乏专业的文化传播人员和组织,导致乡村文化治理成效差。

研究过程中课题组发现,在乡村文化治理过程中,关于媒介技术应用的关注程度依然不足,尤其是虚拟现实、人工智能、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兴媒介生态和智能化数字技术的研究整体缺乏,关于资源整合、传统文化数字化保护和利用等方面的创新依然不丰富,因此,要拓宽媒介技术应用横向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在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发展中深入应用,进一步增强乡村文化治理的覆盖地区和辐射人口,通过线上和线下相结合的方式,提高文化治理的信度和效度。

五、实践成效分析

(一)当前我国乡村文化治理面临的困局有:

1、**文化治理主体的缺失。**其治理主体分为内部和外部两个部分。内部治理主体即村民和文化治理人才,外部治理主体即乡村文化治理的相关组织和部门,而前者也是乡村治理的内驱力。如今外部治理主体在党和国家的领导方针下逐渐推动乡村文化与数字时代的结合,但由于村民主体意识薄弱,不能做到主动参与乡村文化治理导致内外部治理不平衡。

2、**治理主体合作不协调。**村民想与乡村文化治理的相关组织和部门沟通的渠道受限,这也直接导致普通民众的集体失语。组织和部门听取群众的意见不足,出台的政策不能贴近民众生活从而导致两方合作不协调出现乡村文化治理进程缓慢的情况。

3、**人才队伍建设薄弱和滞后。**从调查样本乡村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如今乡村出现“空心村”的现象,即村中妇幼和老年人较多而缺少中年主力人群。这就需要高素质,精通乡村文化治理的人才深入乡村填补空白,去引领村民主动参与到治理乡村中。

4、**数字鸿沟依然存在。**当前我国城乡之间仍然存在一定的数字鸿沟。一方面体现在城乡数字基础设施的差异,另一方面在于城乡数据要素积累的差距较大。此外,乡村存在的大量“信息贫困户”也成为影响文化治理高质量发展的因素。这是因为乡村人口的数字素养普遍不高,没有很好的认识到科学技术的引领作用,同时留守儿童、空巢老人等群体对于数字乡村的参与度还有很大提升空间。

5、**文化治理体系不完善。**在我国乡村文化治理中,由于各主体之间资源禀赋差异大,社会组织发育不完善,村民参与治理的能力较差,一直未能构建起良性互动。农村社会组织还存在数量不足,质量参差不齐,工作热情不高,管理效率不高等问题。同时,由于乡村地区区域面积较大,人口数量庞杂,文化治理人力物力有限,缺乏科学合理的文化发展规划和运营保障,导致文化治理工作呈现出推广力度不够、组织协调不畅等问题。

6、**乡村文化资源利用率低。**目前,各地积极推动农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和使用,但是由于农民对数字化的理解程度和应用能力不足,数字技术对农村居民的吸引力有限。农民是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的主体和受益者,但在农村文化资源数字化建设中仍存在问题:一方面是信息化程度较低。农村地区数字化基础设施落后,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较低;另一方面是使用难度大。由于农民对数字技术不了解、不熟悉、不会用等因素制约了农村地区数字化资源的有效利用。

(二)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创新方向有:

“政府主导”是我国乡村文化治理的一种模式,但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乡村文化治理中仍存在政府“一元”独大的现象,导致乡村文化治理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

在数字技术的影响下，“政府主导”模式下乡村文化治理出现“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现象。因此，在数字时代背景下，要打破政府一统天下的局面，实现乡村文化治理主体由“政府主导”向“多元协同”转变，从而构建以农民为中心、多主体参与、协同共治的乡村文化治理格局。

1、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领导核心作用

作为我国基层治理的重要力量，基层党组织肩负着组织群众、服务群众、宣传群众、凝聚群众的重要职责，在乡村文化治理中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在数字时代背景下，为进一步提高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基层党组织要继续发挥好政治引领作用。基层党组织要积极组织村两委干部和乡村党员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始终保持乡村党员干部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基层党组织要不断提升服务能力，坚持以农民需求为导向，根据农民群众的文化需求制定工作计划，整合乡村文化资源，提升乡村文化服务水平。同时，基层党组织要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的能力和水平，及时掌握群众思想动态和对乡村文化治理的意见和建议。通过党建引领乡村文化治理，不断丰富党的工作内容和形式，进一步增强基层党组织在乡村文化治理中的领导力。

2、增强村民主体地位，培育农民群众的主体意识和能力

农民群众是乡村文化的创造者、拥有者和传播者，只有首先确保农民的主体性，充分调动农民参与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才能真正将乡村文化治理落到实处。因此，要建立健全保障农民群众作为文化建设主体的长效机制，切实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地位，并将这种主体性地位贯穿于文化治理的全过程、全环节。真正尊重农民的意愿，认真听取农民的意见，给予农民充分的参与权、话语权与表达权，为农民提供喜闻乐见的文化产品，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满足农民的精神文化需要。

其次要深入挖掘乡土文化资源。尊重农民的主体性就必须充分挖掘优秀乡村文化资源，通过成立乡村博物馆、保护村落文化遗产、编辑村史村志等方式，推动乡村文化的传承。同时还要发扬农贤文化。农贤是乡村里的贤达人士，一方面可以协助村委会处理乡村公共事务、调解家庭矛盾和邻里纠纷，发挥他们教化农民、泽被农里、温暖故土的作用；另一方面，农贤们极具桑梓情怀、故土情怀，通过发挥他们身上的文化道德力量可教化村民，在乡村社会中树立起价值标杆、道德标杆，形成正确的价值导向。

3、大力发展乡村文化产业

乡村文化治理需要采用市场机制，鼓励市场力量积极参与，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以生产更丰富的文化产品，弥补政府供给能力的不足，实现文化需求与供给的有效衔接，满足村民的精神文化需求。首先，要用好用足数字文化资源，进一步优化乡村文化产业布局。要结合当地产业基础和优势，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为依托，加快打造一批具有地方特色、竞争力强的文化产业集群，不断优化乡村数字文化产业布局。如各地可结合实际情况，以工业园区或旅游景区为依托，加快推进数字文化产业园建设。在园区内充分利用互联网、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信息技术，建设数字化展厅、特色产品展示馆、互动体验馆等，对传统文化产品进行数字化展示，大力推动乡村文化产业数字化转型升级，使乡村文化产业布局更加科学合理，从而为乡村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另外，要用好用足数字文化资源，不断提高乡村文化产业发展质量。要加大对乡村文化产品创作生产的扶持力度，促进乡村文化企业创新发展。通过建立“文化产业园区”、“特色产品展示馆”、“数字文化产业园”等多种形式，鼓励和引导广大乡村企业在现代信息技术的帮助下，研发生产适应现代消费需求的文化产品。如要鼓励和支持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开展合作，实现乡村文化产业向创意设计、内容创作、营销推广、运营管理等环节延伸，

不断提高乡村数字文化产品的品质。同时,还要加强对乡村数字文化企业的引导和扶持,在政策上给予倾斜,使其不断做大做强。

4、积极发展乡村文化和社会组织

当前,乡村社会的原子化和松散化使个体小农难以有效参与乡村文化治理过程,难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进而影响政府的公共权力。因此,可以利用一种固定的形式即乡村文化社会组织,将分散的个体小农户组织起来,引导他们集体参与乡村文化治理。这些组织可以结合乡村社会的文化环境和村民的文化偏好,灵活地提供各种更接地气的文化产品和服务,从而丰富村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提高村民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能力。

乡村文化协会是由村民在平等、自愿的基础上组成的,在组织和开展活动方面有很多优势。首先,它使村民能够平等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愿望和希望,主动进行对话和交流,参与到乡村文化治理的过程中;另一方面,它增强了村民的公共精神、参与精神和互助合作等社会资本的发展,提高了乡村社会的凝聚力,并有效营造了有利于乡村有效治理的社会背景和文化氛围。政府应加强对乡村文化社会组织的扶持与发展,为其提供必要的平台辅助和资金支持,帮助解决运行中的实际困难和问题,鼓励村民积极参与,充分展示乡村文化社会组织的亲和力、专业性和灵活性,有效实施乡村文化治理。

5、加强乡村文化的数字化转型

2020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实施数字中国战略进行第三十七次集体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抓住机遇、乘势而上,把数字技术应用到国家治理各领域全过程”。当前,在数字经济、数字技术不断发展的背景下,我国已进入了数字时代。乡村文化治理应与时俱进,结合数字媒体技术找到与其自身相适合的治理方法。我们可以从贴近村民生活的方面入手,例如建立各自乡村文化发展的网站,组织线上乡村文化培训和讲座等,让村民拿起手机就能参与其中,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数字媒体技术使得乡村文化传播的深度和广度都得以增加。

首先,数字化平台可以将乡村文化资源进行统一的管理和整合。在这个数字化平台上,可以收录乡村文化的各种资源,包括文物、文献、图片、视频等,并对这些资源进行分类、编目、整理和保存。其次,在数字化平台上,可以建立多种形式的展览、交流和学习活动,例如线上文化展览、线上学习课程、线上文化论坛等,这些活动不仅能够让更多人了解和学习乡村文化,还能够为乡村文化传承和发展提供更加广泛的舞台。最后,在数字化平台上,可以通过数据分析和智能化技术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进行深入研究和分析,这样就可以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乡村文化的内涵和特点,为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更加精准的指导。

6、优化乡村文化服务供给

在数字时代背景下,数字技术是推进乡村文化治理的重要支撑力量,通过数字技术可以提高乡村文化服务的效率,优化乡村文化服务供给。目前我国已建成了较为完善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但是在具体实践过程中还存在诸多问题。因此,要借助数字技术不断完善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推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多元化、精准化、智能化。挖掘乡村文化内涵,加以创新和发展。随着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发展,数字化转型成为各级政府的重要战略方向,数字技术在公共服务领域的应用逐渐深入到乡村治理领域。

例如,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智慧图书馆建设。乡村图书馆建设是当前我国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乡村居民的阅读习惯与阅读需求具有多样性特征,所以利用数字技术开展智慧图书馆建设,有助于实现优质文化资源共享,满足农民群众的阅读需求。此外,还可以运用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构建“智慧文旅”,通过人工智能、5G通信等技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智能化,助力乡村公共文化服务供给侧改革;运用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构建“智慧广电”,实现对全县各乡镇(街道)、村(社区)的综合信息管

理,建设智慧广电“云中心”,实现乡村文化服务的智慧化;运用大数据建“智慧教育”,实现乡村教育的信息化、现代化;运用大数据建“智慧医疗”,实现医疗资源的合理分配和科学利用。

7、完善宣传运营制度

促进乡村的乡村文化治理,需要有宣传运营体系作为支撑。运用新兴技术,注重内容的收集、分析、宣传和服务,做到精准化建设。一是把握融媒体传播特点,策划开展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乡村文化治理,实现线上多渠道呈现。以移动互联网为载体,创新活动形式,重点策划乡村短视频征集评选活动,还可以策划具有乡村特色的体验活动,或者融合乡村文化旅游元素。利用数字文化服务传播手段进行宣传推广,对内借助文旅资源共享平台,对外积极引入抖音、微博等等社会力量进行大力宣传推广。

二是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优势,如统一共享平台开发的志愿服务模块,激发文化参与,提升服务合力,促进形成共建共享局面。结合当下的社交媒体互动体系,包括本地企事业单位和志愿者团体、个人在内,广泛引入社会力量参与共建。另外,充分调动村民参与当地乡村文化治理的积极性。为打造专业志愿服务团队,可利用各省统一的公共文化云平台,对志愿者进行网上培训,在全省范围内统筹开展乡村公共文化服务团队线上培训、线下实践、分级分类等全流程管理。三是运用大数据技术分析乡村文化治理成效。助力宣传运营体系建设精准智慧。收集、整理、存储、挖掘、分析、应用与服务相关的数据,对村民的文化需求和服务效果进行动态、精准的掌握,切实提高乡村文化治理运营发展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六、参考文献

- [1]乡村振兴战略下数字赋能乡村流通创新发展机理与路径[J].张晓林.当代经济管理,2024-01-03
- [2]数字乡村战略的理论框架与实践误区[J].沈锦浩.图书馆,2022(10)
- [3]数字乡村战略实施的政策扩散、梗阻及其疏解[J].杨佳锋;杨嵘均.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4)
- [4]数字乡村与信息赋能[J].吕普生.中国高校社会科学,2020(2)
- [5]数字赋能乡村韧性治理的模式建构、生发逻辑与驱动机制[J].胡卫卫;李一凡.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4-04-11
- [6]地方性知识驱动乡村文化振兴:历史逻辑、价值共生与体系重构[J].黄文记.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3-11-10
- [7]文化治理 夯实乡村治理的精神基础[M].顾保国;崔友平;顾保国;林岩.中原农民出版社,2019年
- [8]艺术融合与理论定位:论传媒艺术的研究动因[J].刘俊.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09-15
- [9]传统乡村文化重构:实现乡村文化治理的路径选择[J].沈费伟.人文杂志,2020-04-17
- [10]数字治理:数字乡村下村庄治理新模式[J].丁波.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2)
- [11]乡村文化治理的公共性困境及其超越[J].张波;丁晓洋.理论探讨,2022(2)
- [12]乡村文化治理的媒介化转向[J].沙垚.南京社会科学,2019(9)
- [13]Design of Media Arts Digitization Affects Traditional Arts Design[J].Yan Tu.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Research,2022-10-28
- [14]Cultural Sustainability in Rural Communities: Rethinking Australian Country Towns[M]. Driscoll Catherine; Darian Smith Kate; Nichols David. Taylor and Francis, 2017-07-06
- [15]Communication & Media Arts[J]. Hart Roderick P. Daedalus, 2022-07-01

[16]Hybrid Culture:Japanese Media Arts in Dialogue with the West[M].Spielmann Yvonne;Welle Anja;Jones Stan.The MIT Press,2012-11-30

七、附录（调查问卷）

